王門宗旨

王門宗旨卷之十一

古剡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昌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龍谿王先生語抄之一

會語

天泉證道紀

陽明夫子之學以良知爲宗每與門人論學提四

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學者循此用功各有所得緒山錢子謂此是師門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先生謂夫子立教隨時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卽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卽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卽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

應其機自不容已無善可名惡固本無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着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着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子謂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先生謂學須自證自悟不從人脚跟轉若執着師門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滞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夫子將有兩廣之行錢子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何

以同人盡相與就正夫子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夫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卽本體便是工夫易簡直截更無剩欠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嘗悟得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以歸於無復

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世間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此一路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旣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秘然此中不可執着若執四無之見不通得衆人之意只好接上根人中根以下人無從接授若執四有之見認定意是有善有惡的只好接中根以下人上根

人亦無從接授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巳得悟不妨
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
上乘兼修中下也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輕以
示人槩而言之反成漏泄德洪却須進此一格始
爲玄通德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所得
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
通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證悟之論道
脉始歸于一云

冲元會紀

先生曰自先師提出本體工夫人人皆能談本體說工夫其實本體工夫須有辨自聖人分上說只此知便是本體便是工夫便是致自學者分上說須用致知的工夫以復其本體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致也世之議者或以致良知爲落空其亦未之思耳

先師嘗謂人曰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工夫戒慎恐懼若非本體於本體上便生障礙不覩不聞若非工夫於一切處盡成支離蓋工夫不離

本體本體即是工夫非有二也
今人講學以神理爲極精開口便說性說命以日用飲食聲色財貨爲極粗人面前便不肯出口不知講解得性命到入微處一種意見終日盤桓其中只是口說縱令宛轉歸已亦只是比擬卜度與本來性命生機了無相干終成俗學若能於日用貨色上料理經綸時時以天則應之超脫得淨如明珠混泥沙而不汚乃見定力極精的是極粗的學問極粗的是極精的學問精精粗粗其幾甚微

非眞實用工之人不易辨也

朋友中有守一念靈明處認爲戒懼工夫纔涉言語應接所守工夫便覺散緩此是分了內外一念靈明無內外無方所戒慎恐懼亦無內外無方所識得本體原是變動不居不可以爲典要雖終日變化云爲莫非本體之周流自無此病矣

吾人學問自已從入處便是感動人樣子從言語入者感動人處至言語而止從意想入者感動人處至意想而止從解悟入者感動人處至解悟而

止若能離此數者默默從生機而入感動人處方是日新以機觸機默相授受方無止法此顏子所以如愚而未見其止也

吾人今日講學先要一切世情淡得下此是吾人立定脚跟第一義中庸結末開口說個淡字正是對病藥方淡原是心之本體有何可厭惟心體上淡得下便無許多醲釅勞攘便自明白便能知幾可與入德直入至無喜無怒無聲無臭只是淡到極處立心爲已便是達天德根基若起頭清脫不

出到底夾帶包藏只在世情上揀得一件好題目
做與孔門闇然日章家法奚翅千里

三山麗澤録

遵巖子曰學不厭誨不倦教學相長也先生曰然
吾人之學原與物同體誨人倦時即學有厭處成
已即所以成物只是一事非但相長而已也孔子
有云默而識之此是千古學脉虞庭謂之道心之
微學而非默則涉於聲臭誨人非默則墮於言詮
故曰何有於我哉非自謙之辭乃眞語也若于此

悟得及始可與語聖學

遵巖子曰千古聖賢之學只一知字盡之大學誠正修身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只在致知中庸誠身以悅親信友獲上治民只在明善明善卽致知也

雙江云格物無功夫吾有取焉先生曰此正毫釐之辨若謂格物有功夫何以曰盡于致知若謂格物無功夫何以曰在于格物物是天下國家之事由良知感應而始有致知在格物

知在天下國家之事上致之

無知如離了悅親信友獲上治民更無明善用力處亦非外了明善另有獲上治民悅親信友之功也以意逆之可不言而喻矣

先生謂遵巖子曰吾人學問未能一了百當只是信心不及終日意象紛紛頭出頭沒有何了期吾人且道如何是心如何是信得及心無所用則爲死灰不能經世纔欲用時便起煩擾用不用之間何處着力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變化云爲往來不窮而明體未嘗有動方不涉意象方爲善用其心

有諸己始謂之信非解悟所及也

遵巖子問曰荊川謂吾人終日擾擾嗜慾相混精神不得歸根須閉關靜坐一二年養成無欲之體方爲聖學此意何如先生曰吾人未嘗廢靜坐若必藉此爲了手未免等待非究竟法聖人之學主于經世原與世界不相離古者教人只言藏修游息未嘗專說閉關靜坐若日日應感時時收攝精神和暢充周不動于欲便與靜坐一般況欲根潛藏非對境則不易發如金體被銅鉛混雜非遇烈

火則不易銷若以見在感應不得力必待閉關静坐養成無欲之體始爲了手不惟蹉却見在功夫未免喜静厭動與世間已無交涉如何復經得世獨修獨行如方外人則可大修行人於塵勞煩惱中作道場吾人若欲承接堯舜姬孔學脉不得如此討便宜也

遵巖子曰孔子六十而耳順此六經中未嘗道之語不曰目與口鼻惟曰耳順何謂也先生曰目以精用口鼻以氣用惟耳以神用目有開闔口有吐

納鼻有呼吸唯耳無出入佛家謂之圓通觀順逆
相對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能與太虛同體方能以
虛應世隨聲所入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神更無
好醜簡擇故謂之耳順此等處更無巧法惟是終
始一志消盡渣滓無有前塵自能神用無方自能

志順逆

友人問佛氏雖不免有偏然論心性甚精妙乃是
形而上一截理吾人叙正人倫未免連形而下發
揮然心性之學沉埋既久一時難為超脫借路悟

入者必非此學之功先生曰此說似是而實非本無上下兩截之分吾儒未嘗不說虛不說寂不說微不說寂此是千聖相傳之秘藏從此悟入乃是範圍三教之宗自聖學不明後儒反將千聖精義讓與佛氏纔涉空寂便以為異學不肯承當不知佛氏所說本是吾儒大路反欲借路而入亦可哀也夫僊佛二氏皆是出世之學佛氏雖後世始入中國唐虞之時所謂巢許之流即其宗派唐虞之時聖學明巢許在山中如木石一般任其自生自

化乃是堯舜一體中所養之物蓋世間自有一種清虛恬淡不耐事之人雖堯舜亦不相強只因聖學不明漢之儒者強說道理泥於刑名格式執爲典要失其變動周流之性體反被二氏點檢訾議敢於主張做大吾儒不悟本來自有家當反甘心讓之尤可哀也已先師嘗有屋舍三間之喩唐虞之時此三間屋舍原是本有家當巢許輩皆其守舍之人及至後世聖學做主不起僅守其中一間將左右兩間甘心讓與二氏及吾儒之學日衰二

氏之學日熾其心自謂不如反欲假借存活逍其
後來連其中一間岌岌乎有不能自存之勢反將
從而歸依之漸至失其家業而不自覺吾儒今日
之事何以異此間有豪傑之士不忍其心於日失
欲行主張正學以排斥二氏為已任不能探本入
微務於內修徒欲號召名義以氣魄勝之祇足以
增二氏檢議耳先師良知之學乃三教之靈樞于
此悟入不以一毫知識參乎其間彼將帖然歸化
所謂經正而邪慝自無非可以口舌爭也

撫州擬峴臺會語

壬戌仲冬先生自洪都趨撫州諸生執簡以請曰撫爲吾象山先生首善之地自信本心以先立其大爲宗逮朱陸同異之議起晦且數百年及陽明先師爲之表章陸學始顯于世茲遺言具在請發師門未竟之意以示大同而顯宗說俾吾黨知所歸向惠孰大焉先生曰諾遂條次其語答之

象山先生曰顏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分付顏子了顏子沒夫子哭之曰天喪予蓋夫

子事業無傳矣曾子雖能傳其脉絡參[illegible]
能望顏子之精蘊幸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
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夫子所分付
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

先生曰師云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此是險語畢
竟曾子孟子所傳是何學此須心悟非言詮所能
究也畧舉其似曾子孟子尚有門可入有途可循
有繩約可守顏子則是由乎不啓之扃達乎無轍
之境固乎無藤之緘曾子孟子猶為有一之可守

顏子則已忘矣喟然一嘆蓋悟後語無高堅可着無前後可據欲罷而不能欲從而無由非天下之至神何足以語此

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道在心傳是謂先天之學纔涉意見即屬後天道不屬見見不能及著見即非道利欲溺人如腐索纏縛易於解脫意見如五色線方以爲寶脩之甚難非志於道一毫無所藉於外者未易以語此也

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吾以爲不可旣不知尊
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此是象山見
得大處千古聖學只有個尊德性問學正是尊之
之功外德性別有問學卽是泛問卽是異學
世有議象山者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
伎倆象山聞之曰誠然
世有議先師者除了致良知一句更無伎倆先師
嘆曰我原只有這些伎倆

秦不曾壞了道脉至漢而大壞

祖龍焚書道脉未嘗壞至漢將聖門道學著爲典要變動周流之旨遂不復見于世是謂迹似情非所以大壞

或有說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

吾亦只有此一路

爲學貴於專一人之根器不同聖賢立教淺深輕重豈能一律齊得然其要使之歸於一路而已纔有别路可走即是支離之學

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踐履未能純一習氣未消纔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非悟入者不能先師亦云如舟之有柁一提便醒
學者須得欛柄入手方有主腦
存養是主人點檢是奴僕
學問得主百體自然聽命如主人在堂奴僕自然
不敢放縱若只以點檢為事到底只成東滅西生
非存養本然之功也
這裏是刀鋸鼎鑊的學問

須舍得性命無些子可湊泊處方是刀鋸鼎鑊工夫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只愛事骨董朋友相資須取其知所好者若引其外即非也

道如玄酒天下之至味存焉有滋味便是欲人不好淡却只好閙熱一切逐外有精神可選皆閙熱心也

人心有消殺不得處便是私意便去引文牽義

爲證爲靠

只是咽喉下不肯着此一刀捨不得性命所以牽引文義容他出路若當下捨得不爲姑容便是入微功夫

獅子捉兎捉象皆用全力

聖賢遇事無大小皆以全體精神應之不然便是執事不敬善射着雖十步之近亦必引滿而發方是敬莘康節云唐虞揖讓三盃酒湯武征誅一局棋須知三盃酒亦却用揖讓精神一局棋亦却用

征誅精神方是全力

一友方侍坐象山遽起亦起象山曰還用安排否

此即是良知無思無為自然之神應學者於此識取便是入聖血脉路

古先聖賢無不由學伏羲尚矣猶以天地萬物為師俯仰遠近觀取備矣於是始作八卦孔子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人生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

秦漢以來學絶道喪世不復有師至宋始復有師學道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虚心以聽是乃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虚心矣所以導之者非其道則師之罪也先師首揭良知之教以覺天下學者靡然宗之此道似大明於世凡在同門得於見聞之所及者雖良知宗說不敢有違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擬議攙和紛成異見有謂良知非覺照須本於歸寂而始得如鏡之照物明體寂然而妍媸自辨滞於照則明反眩矣有謂良知無見成由

於修証而始全如金之在鑛非火符鍛鍊則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謂良知是從已發立教非未發無知之本旨有謂良知本來無欲直心以動無不是道不待復加銷欲之功有謂學有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流行所以立命而以良知分體用有謂學貴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無內外而以致知別始終此皆論學同異之見差若毫釐而其謬乃至千里不容以不辨者也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爲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乖其用也見入井之孺

子而惻隱見嘑蹴之食而羞惡仁義之心本來完具感觸神應不學而能也若謂良知由修而後全是撓其體也良知原是未發之中無知而無不知若良知之前復求未發即爲沉空之見矣古人立教原爲有欲設銷欲正所以復還無欲之體非有所加也主宰即流行之體流行即主宰之用體用一原不可得而分分則離矣所求即得之之因所得即求之之證始終一貫不可得而別別則支矣吾人服膺良知之訓幸相默證以解學者之惑務

求不失其宗庶爲善學也巳

斗山會語

夫學一而已矣而莫先於立志惟其立志不真故用功未免間斷用功不密故所受之病未免於牽纏是未可以他求也諸君果欲此志之真亦未可以虚見襲之及以勝心求之須從本原上徹底理會將無始以來種種嗜好種種貪着種種奇特技能種種凡心習態全體斬斷令乾乾淨淨從混沌中立根基自此生天生地生大業方爲本來生生

真命脉耳此志既真然後工夫方有商量處譬之
真陽受胎而收攝保任之力自不容緩也真種投
地而培灌芟鋤之功自不容廢也昔顏子之好學
惟在于不遷怒不貳過此與後世守書册資見聞
全無交涉惟其此志常定故能不遷此志常一故
能不二是從混沌中直下承當先師所謂有未發
之中始能者是也顏子之學既明則曾子子思之
說可類推而得矣夫顏子殁而聖學亡諸君欲學
顏子須知顏子所學者何事若舍身心性情而以

勝心虛見求之甚至以技能嗜好滑之未見其害也昔者秦越人醫之神者也其藥童子服勤既久頗能傳其方間以語諸人人服頗有効而此童子者則固未之能也乎不肖何以異於是諸君深信其方務加修服以去其病而不以重不肖未能之疑吾道乎矣

道山亭會語

夫古今之言志者大畧有三曰富貴功名道德是雖老生之恒談然約古今人品高下而論之要無

出於此者不可不辨也古之所謂道德者若孔顏思孟是也所謂功名者若伊向奚蠡是也所謂富貴者若儀秦衍澤之徒是也三者所志不同而其所趨亦遠矣道德者至誠經綸而無所倚達乎天矣功名則務爲建立以其實心取必於期會而爵祿無以入其中富貴則察知利害之形役使天下之諸侯有從衡而啖相位者意氣赫然震掉一世世方且以大丈夫目之要皆非苟然者也世降學絶士鮮克以豪傑自命聖賢不世出道德之風益

亦邈矣下此而功名而富貴果能實心建立而忘爵祿否乎果能明於利害而赫然震掉否乎是未可知也所趨既卑故所見益陋依傍假借大抵名高而實下今之所謂道德者古之功名也今之所謂功名者古之富貴也今之所謂富貴而已者庸鄙攘竊自比於乞墦穿窬之類有儀秦所不屑為者而甘為之所趨益巳下矣若此者其來有由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本原潛伏循習流注以容制其命雖豪傑有所不免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於此時而倡爲道德之說何異奏雅樂於鄭衛之墟亦見其難也已所幸靈知之在人心亘千百年而未嘗亡故利欲騰沸之中而炯然不容昧者未嘗不存乎其間譬諸寶鑑之淪於重淵赤日之蔽於層雲而精華光耀初未嘗有所損汚也孟氏有曰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亦重矣而所欲所惡有甚焉者寧舍彼而取此信乎靈知之果未嘗亡也死生且然況身外之功名富貴而輕於生死者乎然而世之以燕安失之者亦多矣善

學者明於內外之故察於輕重之機識取夫烱然不容昧者而固守之以進於道德之歸譬諸探重淵而列星象披層雲而覩日光而功利之神奸魑魅自無所遯其形此端本澄源之功君子之辨志辨諸此而已矣此志苟立自能相應自樂於親師取友所以傳習而論學者自專且久而無有異物之遷是猶爭名者之樂趨於朝爭利者之樂趨於市勢使然也不然則日講時習適以增其假竊之資亦口耳而已矣 於身心曷益哉

滁陽會語

先生之學凡三變而始入於悟再變而所得始化而純其少稟英毅凌邁超俠不羈於學無所不窺嘗泛濫於詞章馳騁於孫吳雖其志在經世亦才有所縱也及為晦翁格物窮理之學幾至於殞時苦其煩且難自嘆以為若於聖學無緣乃始究心於老佛之學結洞天精廬日夕勤修鍊習伏藏洞悉機要其於彼家所謂見性抱一之旨非惟通其義益已得其髓矣自謂嘗於靜中內照形軀如水

晶宮忘巳忘物忘天忘地與空虛同體光耀神奇恍惚變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乃真境象也及至居夷處困動忍之餘恍然神悟不離倫物感應而是是非非天則自見徵諸四子六經殊言而同旨始嘆聖人之學坦如大路而後之儒者妄開逕竇紆曲外馳反出二氏之下宜乎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自此之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為學的亦復以此立教於傳習錄中所謂如雞覆卵如龍養珠如女子懷胎精神意思凝聚融

後不復知有其他顏子不遷怒貳過有未發之中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道德言動大率以收歛為主發散是不得已種種論說皆其統體耳一時學者聞之翕然多有所興起然卑者或苦於未悟高明者樂其頓便而忘積累漸有喜靜厭動玩弄疏脫之弊先師亦稍覺其教之有偏故自滁留以後乃為動靜合一工夫本體之說以救之而入者為主未免加減迴護亦時使然也自江右以後則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盎

然出之自有天則乃是孔門易簡直截根源蓋良知即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良知即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此知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此知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收斂者感之體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眞切篤實處即是行眞切是本體篤實是工夫知之外更無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明覺是本體精察是工夫行之外更無知故曰致知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遂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

得益化信而從者益衆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麗空而萬象自照如元氣運於四時而萬化自行亦莫知其所以然也蓋後儒之學泥於外二氏之學泥於內既悟之後則內外一矣萬感萬應皆從一生兢業保任不離於一晚年造履益就融釋即一為萬即萬爲一無一無萬而一亦忘矣先師平生經世事業震耀天地世以爲不可及要之學成而才自廣𢙣忘而用自神亦非兩事也先師自謂良知

二字吾從萬死一生中體悟出來多少積累在但
恐學者見太容易不肯實致其良知反把黃金作
頑鐵用耳先師在留都時曾有人傳謗書見之不
覺心動移時始化因謂終是名根消煞未盡譬之
濁水澄清終有濁在余嘗請問平藩事先師云在
當時只合如此做覺來尚有微動於氣所在使今
日處之更自不同夫良知之學先師所自悟而其
煎銷習心習氣積累保任工夫又如此其密吾黨
今日未免傍人門戶從言說知解承接過來而其

煎銷積累保任工夫又復如此其疎徒欲以區區虚見影響緣飾以望此學之明譬如不務覆卵而卽望其時夜不務養珠而卽望其飛躍不務煦育胎元而卽望其脫胎神化益見其難也已慨自哲人既遠大義漸乖而微言日湮吾人得於所見所聞未免各以性之所近爲學又無先師許大爐冶陶鑄銷鎔以歸於一雖於良知宗旨不敢有違而擬議卜度攙和補湊不免紛成異說而其最近似者不知良知本來易簡徒泥其所誨之迹而未究

其所悟之真閧然指以爲禪同異毫釐之間自有真血脉路明者當自得之非可以口舌爭也諸君今日所悟之虛實與所得之淺深質諸先師終身經歷次第其合與否所謂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以此求之沛然有餘師矣

水西同志會籍

有德性之知有聞見之知德性之知求諸巳所謂良知也聞見之知緣於外所謂知識也毫釐千里辨諸此而巳在昔孔門固巳有二者之辨矣孔子

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言良知無所不知也若多聞多見上擇識未免從聞見而入非其本來之知知之次也以多聞多見爲知之次知之上者非良知而何其稱顏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以爲庶幾夫庶幾者幾於道也顏子心如止水纔動即覺纔覺即化不待遠而後復純乎道誼一毫功利之私無所攖於其中所謂知之上也子貢子張之徒雖同學於聖人然不能自信其心未免從多聞多學而入觀其貨殖干祿巳

不免於功利之萌所謂知之次也顏子沒而聖學亡子貢子張之學相沿相習淪浹于人之心髓亦千百年于兹矣良知之與知識其端甚微其辨甚精非夫豪傑之士超然于二見之外能轉識爲知者何足以與此

書婺源同志會約

或者曰婺源爲紫陽闕里今日之論不免於有異同盍諱諸予曰隘鄙哉是何待晦翁之薄而視吾道之不廣也夫道天下之公道學天下之公學公

言之而已今日之論不能免於異同者乃其入門下手之稍殊至於此志之必爲聖人則固未嘗有異也蓋非同異不足以盡其變非析異以歸於同則無以會其全道固如是學固如是也使于聖同堂而坐其言論風旨亦不能以盡合譬之五味相濟各適其宜而止若以水濟水孰從而和之哉今所論不同之大者莫過於大學之先知後行中庸之存養省察晦翁以格致誠正分知行爲先後先師則以大學之要惟在誠意致知格物者誠意之

功知行一也既分知行爲先後故須用敬以成其始終先師則以誠即是敬既誠矣而復敬以成之不免於綴已乎孔門括大學一書爲中庸首章戒懼愼獨者是格致以誠意之功也未發之中與發而中節之和是正心修身之事中和位育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若分知行爲先後中庸首言愼獨是有行而無知也後分尊德性道問學爲存心致知是有知而無行也一人之言自相矛盾其可乎哉晦翁既分存養省察故以不覩不聞爲已

所不知獨處人之所不知而以中和分位育夫寧
所不知矣戒慎恐懼孰從而知之既分中和位育
矣天地萬物孰從而二之此不待知者而辨也先
師則以不覩不聞為道體戒慎恐懼為修道之功
不覩不聞即是隱微即所謂獨存省一事中和一
道位育一原皆非有二也晦翁隨處分而為二先
師隨處合而為一此其大較也至於大學致知中
庸未發之中此古今學術尤有關係不容不辨者
也夫良知之與知識爭若毫釐究實千里同一知

也良知者不由學慮而得德性之知求諸己也知識者由學慮而得聞見之知資諸外也未發之中是千古聖學之的中爲性體戒懼者修道復性之功也故曰戒愼恐懼而中和出焉體用一源常人喜怒哀樂多不中節則可見其未發之中未能復也夫良知卽是未發之中譬如北辰之奠垣七政因之以效靈四時由之以成歲運乎周天無一息之停而實未嘗一息離乎本垣故謂之未發也千聖舍此更無脈路可循曰今學術之同異尤不容

不辨者也然此特晦翁早年未定之見耳逮其晚
年超然有得深悔平時所學塵內逐外至謂誑己
誑人諸凡類此者所謂晚年定論載在全書可考
見也學者蔽於舉業無暇討求全書徒泥早年未
定之見揣摸依倣瑕瑜互相掩覆使不得為完璧
中之氣待晦翁亦甚矣夫晦翁平生之志在必為聖
人而其制行之高如太山喬嶽一毫世情功利不
足以動乎其中故其學之足以信今而傳後亦以
此也吾人未有必為之志未免雜於故習行不足

以予於人而哓哓然於分合異同之迹譬之脩和之寶不幸綴於窶人垢衣之內人孰從而信之雖然此猶泥於迹也今日之學惟以發明聖修爲事不必問其出於晦翁出於先師求諸其心之安而信焉可也學者不因其人之窶而并疑其寶之非真斯善學也已

宛陵會語

近溪羅侯守宣甲子春暮予以常期赴會宛陵大集六邑之士友長幼千餘人侯離席問萬物皆備

于我與孔門一體之義何所當乎曰一體之謂仁萬物皆備于我非意之也吾之目遇色自能辨青黃是萬物之色備于目也吾之耳遇聲自能辨清濁是萬物之聲備于耳也吾心之良知遇父自能知孝遇兄自能知弟遇君自能知敬遇孺子入井自能知怵惕遇堂下之牛自能知觳觫推之爲五常擴之爲百行萬物之變不可勝窮無不有以應之是萬物之變備于吾之良知也夫目之能備五色耳之能備五聲良知之能備萬物之變以其虛

也致虛則自無物欲之間吾之良知自與萬物相爲流通而無所凝滯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强恕而行者不能無物欲之間强以推之知周乎萬物以逹一體之良故曰求仁莫近焉是其學雖有仁恕之分安勉之異其求復吾之虛體以應萬物之變則一而已此千聖學脉也後之儒者不明一體之義不能自信其心反疑良知涉虛不足以備萬物先取古人孝弟愛敬五常百行之迹指爲典要揣摩依傍執之以爲應物之則而不復知有變

風流之義是疑目之不能辨五色而先塗之以丹雘耳之不能辨五聲而先聒之以宮羽豈惟失却視聽之用而且汨其聰明之體其不至于聾且瞶者幾希今世學術之弊亦居然可見矣陽明先師生于絕學之後首發良知之旨以覺天下學者苟能不泥于舊聞務實致其良知去物欲之間以求復其虛體其于萬物之感當體具足虛中而善應不屑屑于典要而自不過其則如目遇色而明無不見也如耳遇聲而聰無不聞也是故致良知

之外無學矣

松原晤語

予辱交于念菴子三十餘年兄與荊川子齊雲別後不出戶者三年于茲矣今赴松原新廬共訂所學因舉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未嘗有三念之雜乃不動于欲之真心所謂良知也與堯舜未嘗有異者也若于此不能自信亦幾於自誣矣苟不用致知之功不能時時保任此心時時無雜念徒認現成虛見附和欲根而謂即與堯舜相對未嘗不同

者亦幾于自欺矣蓋兄自謂終日應酬終日收斂
安靜無少奔放馳逐不涉二境不使習氣乘機潛
發難道工夫不得力然終是有制之功非究竟無
爲之旨也至謂世間無有現成良知非萬死功夫
斷不能生以此較勘世間虛見附和之輩未必非
對病之藥若必以現在良知與堯舜不同必待功
夫修整而後可得則未免於矯枉之過曾謂昭昭
之天與廣大之天有差別否此區區每欲就正之
苦心也夫聖賢之學致知雖一而所入不同從頓

入者即本體爲功夫天機常運終日兢業保任不離性體雖有欲念一覺便化不致爲累所謂性之也從漸入者用功夫以復本體終日掃蕩欲根祛除雜念以順其天機不使爲累所謂反之也若其必以去欲爲主求復其性則頓與漸未嘗異也稽之孔門顏子竭才不遠而復便是性之樣子仲弓居敬强恕邦家無怨便是反之之樣子吾人將何所法守耶世間薰天塞地無非欲海學者舉心動念無非欲根而往往假托現成良知騰播無動無靜

之説以成其放逸無忌憚之私所謂行盡如馳莫之能止此兄憂世耿耿苦心殆有甚焉吾輩所當時時服食者也常憶荆川子與兄書有云偶會方外一二人其用心甚專用力甚苦以求脱離欲海祛除欲根蓋有慨于吾道之衰蓋禪宗期于作佛不坐化超脱則無功道人期于成僊不留形住世則無功此二人者皆不可以僞爲聖賢與人同而異皆可假托混帳誤已誑人以其世間功利之習心而高談性命傲然自以爲知學不亦遠乎甚矣

荆川子之苦心有類于兄也

金波晤言

問良知知識之異先生曰知一也根於良則爲本來之真依於識則爲死生之本不可以不察也知無起滅識有能所知無方體識有區別譬之明鏡之照物鏡體本虛姸媸黑白自往來於虛體之中無加減也若姸媸黑白之迹滯而不化鏡體反爲所蔽矣鏡體之虛無加減則無生死所謂良知也變識爲知識乃知之用認識爲知識乃知之賊回

[illegible]之學所由以分也趙子復問孔子語子夏儒有
君子小人之異先生曰孔門學者立心皆是爲己
皆是爲義若有爲利爲人之心何足以爲儒子夏
處文學之科篤信聖人規模狹隘步步趨趨未嘗
敢有一毫激昂開展言必信行必果是個硜硜小
人局段故孔子進之使爲君子君子便是不器便
能坦蕩自由顏子之絕塵而奔曾子之自反而縮
皆自出手眼何嘗有様子學得來此方是古人自
信之學

周潭汪子晤言

君子之學在得其幾此幾無內外無寂感無起無不起乃性命之原經綸之本常體不易而應變無窮譬之天樞居所而四時自運七政自齊未嘗有所動也此幾之前更無收斂此幾之後更無發散蓋常體不易即所以為收斂寂而感也應變無窮即所以為發散感而寂也恒寂恒感造化之所以恒久而不已若此幾之前更加收斂即滯謂之沉空此幾之後更加發散即流謂之溺夫沉與溺雖

所趣不同其為未得生幾則一而已

宛陵觀復樓晤言

孔子稱顏子曰回也庶乎屢空空者道之原也齋心坐忘不爲意見所牿故能屢空不遠而復蓋得其要也子貢不能忘見故不受命不能忘意故億而後中學術之弊漸染積習蓋千百年於此矣故吾人今日之病莫大於意見著於意則不能靜以貞動著於見則不能虛以適變不虛不靜則不能空意見者道之賊也後儒尚以爲好意見不可無

將終身從事焉反以空為異學真所謂認賊為子溺於弊而不自知也

水西精舍會語

嘉靖丁巳春先生赴水西之會周潭汪子次集所與答問之詞執簡以請先生乃於條次欵下加更轉語

生生之謂易生生即天機一念萬年無一息非念寂感皆念也

天機無安排有寂有感仍是安排

千古學術只在一念之微上求生死不違不遠此也日月至至此也

一念之微故曰千古聖學只在愼獨

古人理會心性只家常事故開口便說學而時習之不必說如何是學

後世學術多端始提出心性之學來說破

陽明先師云只看古人書只提掇良知二字畧爲轉語便自分曉且如精義入神以致良知之用也利用安身以崇良知之德也過此以往良知之外

更無知也窮神知化只是良知到熟處德之盛也
何等明明白白知好仁不好學學個甚麽蓋好仁
而不在良知上學其蔽為愚六者皆然可不費詞
說而自明矣
良知是貫串六經之樞紐故曰六經皆我註脚
若以知識為良何啻千里
纏繞的要脫洒放肆的要收斂方是善學
信得良知及時時是脫洒時時是收斂方不落
對治

三仁人生知安行却用困勉工夫今以困勉之資

合下要討生知安行受用豈可得乎

論工夫聖人亦須困勉方是小心緝熙論本體

衆人亦是生知安行方是真機直達

君子思不出其位出其位便是閒思妄想

心之官則思出其位便是廢心職學者須信得

位之所在始有用力處

作意矜持如仰箭射空力盡而墮豈能長久天機

蓋然由之方不著矜持

顏子欲罷不能非是不肯罷直是無歇手處

古人說箇凝命凝道凝字極可玩味此是真切積累工夫如此行持而真機不透露者未之有也

真機透露即是凝若真機未前有箇凝的工夫便是沉空守寂

問張子太和所謂道似為有見之言曰是尚未免認氣為道若以清虛一大為道則濁者實者散殊者獨非道乎

道無清濁無虛實無大小不滯於氣惟體道者

能知之

有生於無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無聲無臭原是萬有之基

一友問應物了即一返照何如曰是多一照也當其應時真機之發即照何更索照照而不隨何待於返

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良知應物亦然此無內外之學

龍南山居會語

定宇鄧子將北上渡錢塘訪先生于會稽會宿龍南小居陽和張子康洲羅子與焉中夜鄧子擁衾問曰良知渾然虛明無知而無不知知是知非者良知自然之用亦是權法執以是非爲知失其本矣先生曰然哉是非亦是分別相良知本無知不起分別之意方是眞是眞非譬之明鏡之鑑物鏡體本虛物之妍媸鑒而不納過而不留乃其所照之影以照爲明奚啻千里孟氏云是非之心知之端也端即是發用之機其云性善乃其渾然眞體

本無分別見此方謂之見性此師門宗旨也曰堯貴自信自立不是倚傍世界做得的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求自得而已先生咲曰如此狂言從何處得來儒者之學崇效天卑法地中師聖人已是世界豪傑作用今三者都不做他從何處安身立命自得之學居安則動不危資深則機不露左右逢源則應不窮超乎天地之外立於千聖之表此是出世間大豪傑作用如此方是享用大世界方不落小家相子可謂見其大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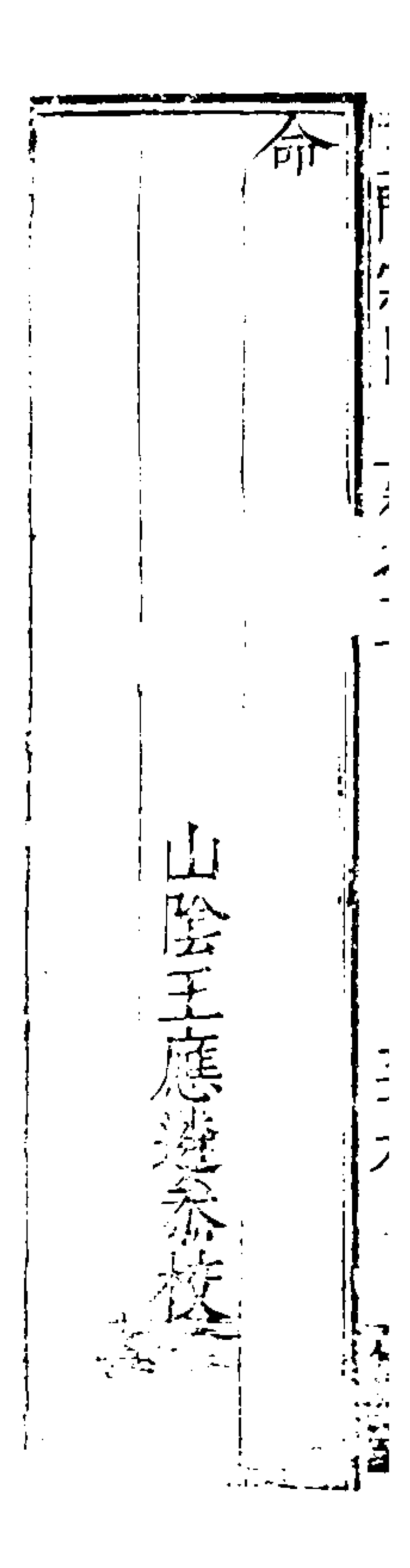
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夫天積氣耳地積形耳千聖過影耳氣有時而散形有時而消影有時而滅皆若未究其義子所信者此心一念之靈明耳一念靈明從混沌立根基專而直翕而闢從此生天生地生人生萬物是謂大生廣生生生而未嘗息也乾坤動靜神智往來天地有盡而我無盡聖人有爲而我無爲冥權密運不尸其功混迹埋光有而若無與民同其吉凶與世同其好惡若無以異於人者我尚不知我何有於天地何有於聖人外示

塵勞心遊邃古一以爲龍一以爲豬此世出世法也非子之狂言無以發子之狂見只此已成大漏泄若言之不已更滋衆人之疑默成之可也

鄧子復謂先生曰孔門惟顏子爲好學止曰不遷怒不貳過其義何所當也先生曰顏子之學只在理會性情遷與止對貳與一對顏子心常止怒即旋釋故能不遷猶無怒也心常一過即旋改故能不貳猶無過也先師謂有未發之中始能若此後儒訓解閔憲以下皆能之何以謂之絕學鄧子憮

然曰如此方見古人之學非後世所能及所以孔門注意如此之深以為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次日觧維而别先生貽之書曰連日面承教議知靜中所得甚深所見甚大然未免尚從見上轉換此件事不是說了便休湏時時有用力處時時有過可改消除習氣抵於光明方是緝熙之學此學無小無大無内無外言語威儀所以凝道宻竅吾兒感應行持尚涉做作有疎漏若是見性之人眞性流行隨處平滿天機常活無有剩欠自無安排

方爲自信也鄧子復書曰讀向往左右非一日矣夜半倒陳所見以聽可否而翁慰我曰可故遂輕於別去及今思之殊覺未竟尊旨竊爲恨之千里而來事孰爲大顧草草哉生之意但欲此機常行而不住常活而不死思而不落想像動而不屬安排即此便是眞種子而習氣所牽言語威儀猶未免倣作落在第二義竊自知之矣蓋人所謂客而我輩以爲疎人所謂固而我輩以爲漏者也承諭知門下愛我過矣成我之恩與生我者等敢不拜



命

山陰王應遴叅校